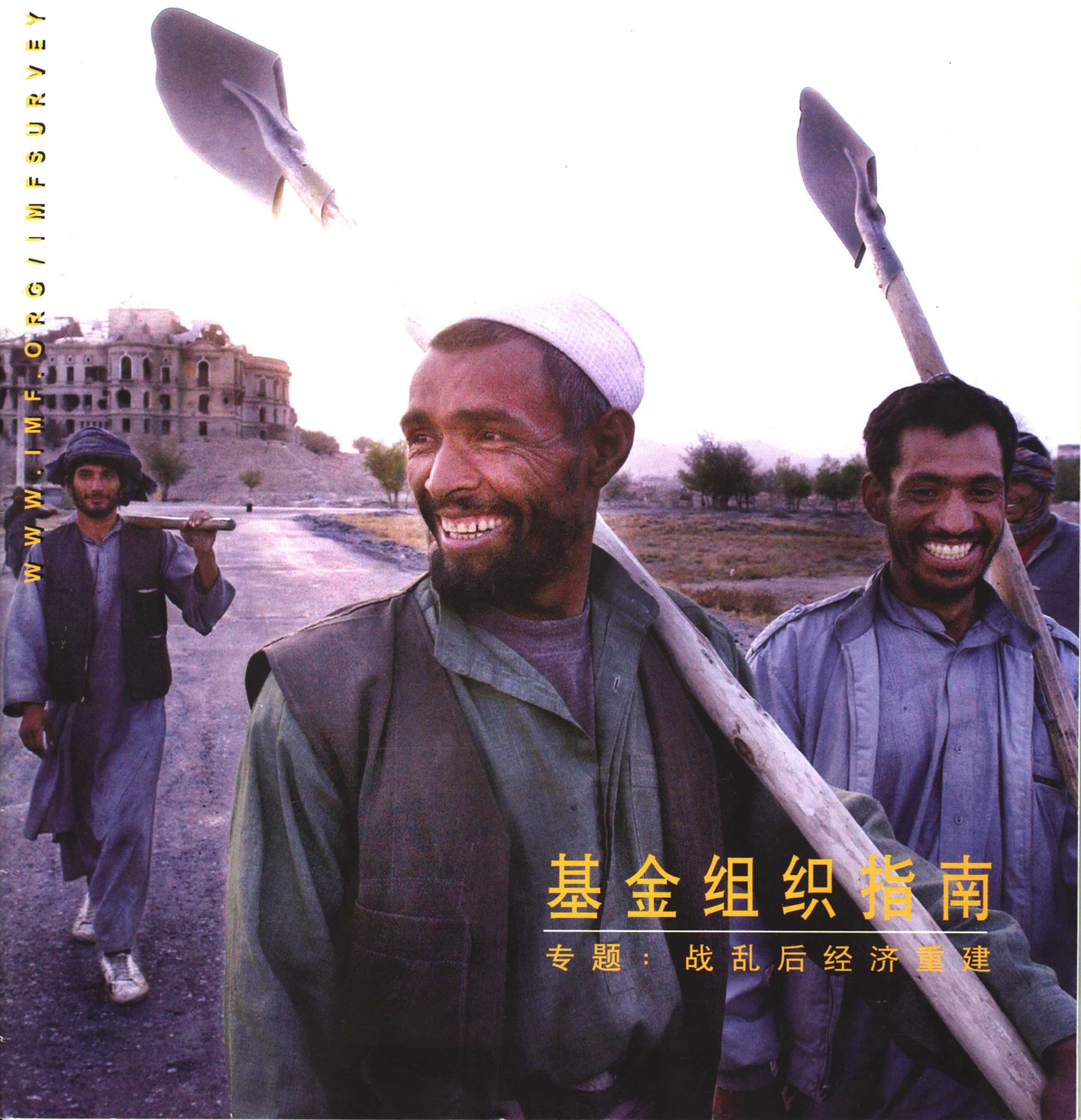


聚焦

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概览》增刊 第34期 2005年9月

WWW.IMF.ORG/IMFSURVEY



基金组织指南

专题：战乱后经济重建

一些关键术语快览

学 经济学家和基金组织使用专门的语汇。以下是这本出版物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及其所在页码的快速查询。

习 贷款条件：在向基金组织借款时各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达到的政策条件（见第22页）。

行 蔓延：指金融危机从一国向另一国扩散（见第16页）。

贷款机制：可供成员国使用的基金组织各类贷款（见第25页）。

话 治理：包含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管理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管理框架和问责制（见第16页）。

基金组织监督：字义为监督：根据《协定》，基金组织负责监督国际货币体系并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监督是基金组织的一项核心业务活动，即跟踪全球和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并在事态偏离轨道或政策需要纠正时，告知决策者（见第15页）。

宏观经济：“宏观”来自希腊文，含义为大。因此，宏观经济涉及一个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以及总财富、货币、收入、失业、通货膨胀和汇率（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比价）等变量。相反，微观经济涉及各个经济单位（例如，住户和公司）的行为以及相对价格的确定（见第15页）。

可持续性：基金组织推广旨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即，不被“大起大落”等因素打断的持久增长）的政策。如果一国债务的本息能够得到偿还而不危害该经济体的健康，该国的债务即是可持续的（见第18页）。

透明度：指一个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对公众开放。一个机构越是透明，就越让公众了解其活动和运作方法（见第18页）。

如想进一步了解，请参见基金组织网站（www.imf.org）上的金融术语词汇表。

封面显示阿富汗喀布尔路上的建筑工人。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阿富汗经济需要大规模重建（见第2页）。（Scott Nelson / Getty Imag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焦基金组织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12
ISBN 7-5049-3924-2

I. 聚… II. 国… III.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概况
IV. D8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0466 号

责任编辑：古文君

责任校对：潘洁

责任印制：丁淮宾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3号

邮编 100055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5.00元

《基金组织概览》增刊

本期内容

- 2 尘埃落定后重建经济
基金组织在战乱后国家的工作
- 6 塑造基金组织的10件大事
历史回顾
- 11 为全球号脉
基金组织审查工作的一年
- 12 管理基金组织
组织与财务
- 14 基金组织执董会
各国的代表和投票权
- 15 促进健康的经济
经济监督与危机防范
- 19 在出现问题时伸出援手
解决危机
- 22 回到正轨
贷款和贷款条件
- 25 基金组织如何贷款
各种贷款方式的条件
- 26 传递技能
技术援助和培训
- 28 努力改善生活
减贫和减债
- 32 确定基金组织必要的变革
独立评估办公室
- 33 基金组织一瞥
基金组织的关键指标
- 33 基金组织的组织结构



Laura Wallace
主编

Sheila Meehan
编辑部主任

Conny Lotze
制作经理

Jeremy Clift
Christine Ebrahim-zadeh
高级编辑

Camilla Andersen
Jacqueline Irving
助理编辑

Maureen Burke
李丽军
编辑助理

Julio Prego
艺术编辑

Jorge Salazar
平面设计师

Stephen Jaffe
Michael Spilotro
照片编辑

Graham Hacche
高级顾问

《基金组织聚焦》是《基金组织概览》的增刊。基金组织定期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基金组织概览》(ISSN 0047-083X)。《基金组织概览》和《基金组织聚焦》中的观点和材料不一定反映基金组织的官方看法。在适当注明来源的情况下可翻印《基金组织概览》和《基金组织聚焦》中的文字,但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照片和插图。

编辑信函请寄: Current Publications Division, Room 7-106, IMF, Washington, DC 20431 U.S.A.。电话: (202)-623-8585; 或将任何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往 imfsurvey@imf.org。《基金组织概览》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按第一类邮件邮寄,在其他地方航空邮寄。私人公司和个人全年订费109美元。如申请订购,来函请寄: Publication Services, Box X2005, IMF, Washington, DC 20431 U.S.A.。电话: (202) 623-7430; 传真: (202) 623-7201;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imf.org。

尘埃落定后重建经济



炮声停息后，重建工作旋即开始。从非洲大湖区到阿富汗山区和东帝汶的咖啡种植园，基金组织伸出援手，协助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重振经济。为配合在恢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国际努力，基金组织迅速采取行动，帮助为经济的良好运作奠定基础。刚走出战争阴影的国家需要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实施稳健的经济政策，恢复人们的信心，使其相信经济很快就会复苏。

基金组织在战乱后国家的作用是基金组织在其核心领域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见第26页）并酌情向成员国提供资金的较广泛职责的一部分。这项工作需要高度的灵活性和高超的技巧。有些冲突催生了新的国家，有些冲突的结果则完全改写了旧规则，致使结构全变。

基金组织与向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打交道由来已久。在60年代和70年代，基金组织协助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建立货币和财政制度。在80年代，它加速协助低收入国家的结构改革；在90年代，它协助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及中欧和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基金组织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战乱后工作。自国际社会根据1995年《代顿和平协定》正式请求基金组织协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建以来，基金组织加紧了战乱后工作。

Scott Brown在1995-1998年期间担任基金组织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团团长职务，后来又在科索沃和伊拉克工作过。他说：“尽责的个人能对战乱后工作做出相当大贡献，但只有基金组织和国际社会同心协力，才能垒好坚实的基础。”基金组织通常在就总体经济政策框架和重建战后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等问题提供建议上发挥重要作用，这项工作涉及基金组织有关地区部门以及财政事务部、财务部、法律部、货币与金融体系部、政策制定与检查部和统计部。其他组织一般在联合国、北约或其他多边机构的主持下建立和维持安全，主要捐助方则负责协调政治支持和动员援助。



当地妇女往市场运货。战争（1998年-2001年）结束后，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重建经济。

着手工作与赢得信任

基金组织往往在冲突尚未停息时就已开始工作，在总部举行细致的规划和战略会议，与潜在的发展伙伴进行磋商。基金组织高级管理层协调下的各内部工作组根据所积累的经验开展工作。一旦局势比较安全，基金组织工作人员通常会参加由来自几个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奔赴战乱后国家。

在波斯尼亚停火协议于1995年10月生效后，由世界银行、欧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工作小组当即赶赴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当局已准备就绪，几天后，基金组织着手安排后续代表团。不到两个月，各工作组已做出损失评估和技术援助预测，帮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准备加入基金组织，并为该国在《代顿条约》获得批准一个星期后成为第一个利用基金组织战乱后紧急援助新政策的国家铺平了道路。

Brown回忆说：“当时条件真是艰苦。工作人员冒着寒冬，夹在军人和设备中，乘坐军用运输机或直升飞机。许多关键设施被毁。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要绕过雷区，还要穿越刚打过仗的双方阵营。”但人们情绪高涨。“我们的合作伙伴有能耐，

又很风趣，”Brown说，“我们并肩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团队精神。在后来的项目中，我们当时与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建立的关系发挥了作用”。

与战乱后国家有关各方密切交流是工作人员实地工作的一项关键内容。开放的沟通、交流意见以及各有关团体的参与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对改革的掌控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血腥的战争（1998-2001年）结束后，代表团团长Jean A.P. Clément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很早就与包括民间社会、教会、改革派和报界在内的广泛团体交流。“我们始终持很开放的态度”，Clément说，“我们与改革派和当局建立了信任关系”。但基金组织工作组谨慎地与各派维持平衡，以免再度引发猜疑和对峙。Clément说：“人们需要看到和平为其带来了好处。他们必须认识到，再度开战的代价比维持和平要高。”

基金组织的驻地顾问和代表继续这项建立信任工作。80年代基金组织驻战后乌干达的代表Zia Ebrahim-zadeh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为打消政府对基金组织建议的疑虑，他和手下工作人员花大量时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场合搞清楚当局具体关注的问题，并解释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在乌干达政府因担心进口价格上涨可能会使农民、尤其是咖啡种植农受损而拒绝接受货币贬值建议时，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拿出详细数字，说明贬值对收入的有利影响大大超过代价。Ebrahim-zadeh说，“通过密切交流和透彻讨论，我们扭转了与当局的关系”。

革旧立新

基金组织代表团在初期工作中审查有多少从前的金融和财政结构、法律和机构幸存下来，什么需要恢复和改进，什么需要完全重建。例如，在脱离印度尼西亚后，东帝汶百废待兴。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则继承了前南斯拉夫的许多体制，但需实行重大改革。在阿富汗，原以为在苏联占领和塔利班统治下先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冲突后，

将需完全重建体制，但这一推断后来证明有欠成熟。

基金组织代表团团长Steven Symansky在头几次访问阿富汗期间，有次见到在共产党掌权前就已在财政部供职的一位年老官员。Symansky说，“他还记得过去的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他解释了过去的税收和支出程序，这些程序与良好做法相当一致。这说明，我们可以借用其知识。”他们在沿用旧预算法一两年和使用旧税法几年后作了改进和调整。Symansky说，“我们往往得在现有基础上工作”。

为协助确保国际社会的援助（往往是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到达援助对象手中，基金组织将技术援助的重点放在支付体系的运作上。货币与金融体系部的工作人员Åke Lönnberg说，“我们希望资金能流进受援国，然后按当前的优先顺序分配”。尤其是，在长期内战后，往往流通多种货币，钞票质地粗劣，伪钞可能泛滥一时。由于支付体系失灵，公务员和政府官员拿不到工资。

Lönnberg在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于2005年初正式同意结束长达21年的内战后不久首次访问苏丹南部时，就看到了这一活生生的现实。苏丹南部过去一直由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控制，当地通用几种货币。当地官员告诉Lönnberg说，他们不付公务员和军人工资。Lönnberg询问，明明有税收收入，而且市面上也有货币在流通，为何不付工资。他们回答说“觉得工作人员家里有些牛羊，亲属也会接济”。Lönnberg问是否希望这一状况维持下去，官员们大声表示反对，说“我们已经26年没付他们工资了，我们当然想付他们工资”。

不到一年期间，阿富汗和伊拉克就顺利换用了新货币。在位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的于1999年获得联合国临时管理下自治权的科索沃地区，德国马克成为法定货币，后来改为欧元。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经各有关族群多年的谈判，采用了体现该国不同地区特色的全国通用货币。

在基础设施短缺且无安全保障的国家中，与货币的流通和回笼相关的后勤工作颇有难度。东帝汶在联合国临时管理期间采用了美元作为流通货币，它需要小面值货币，也就是说需要很多硬币。但后勤并非总能跟得上。有一次，运送的一批钱堆放在一简易机场，在无人看守下过了一夜，幸好，第二天钱还在。由于对一美分硬币的需求不大，装满一美分硬币、总共144000美元的三个集装箱在银行业务与支付管理局院子里存放了将近两年。“银行业务与支付管理局没有打开这些箱子，就将原物运回”，Lönnberg说，“但结果分文未少。我猜没人愿意吃力不讨好，去偷那么重、但不值多少钱的东西”。

创建能力

在财政方面，必须建立法律和管理框架，并设立机构和建立能力，以便能行使收税和公共支出等基本职能。机构需要专业工作人员，而许多战乱后国家缺乏专业人才。严重的，还需由国际专家代管这些机构一段时间，直到当地专业人员在受训后接管为止。

Thomas Story是基金组织聘请的技术援助专家，曾担任东帝汶首位税务局长。他于2000年4月刚到东帝汶时，与别人共用一间办公室，只有一台基金组织的笔记本电脑，办公桌椅还是借来的。其工作目标是建立公正、透明且容易管理的税收体系。Story雇了几位国际顾问负责草创一套简陋的税收体系，同时还要在欠缺有效基础设施的环境下建立当地人管理税务局的能力。“临时机构没有多少时间，而且我们得同时满足多项需求”，他说，“建立能力所需的时间易被低估”。那时，择优录取是件闻所未闻的事情，人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感到十分惊讶。Story办公室经过仔细面试，录用了60位工作人员，他们几乎清一色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受了六个月的紧张培训，在此期间，Story和助手选拔了科长、处长和一位副局长。



在美元成为东帝汶法定货币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Åke Lönnberg向该国官员展示美元钞票和硬币。

其中有一人后来表现很出众。此人曾是Falintil（东帝汶民族解放武装部队）抵抗运动的指挥官。他有一天拜访Story，按当地习俗作了自我介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张已发皱的便条。便条是手写的，这是他的“身份证”，是他作为抵抗运动的宣誓成员有权获得食宿和保护凭证。在独立前，如果保安人员从他身上搜出这张纸条，他必死无疑。这位抵抗运动的前领导人接着向Story求职。Story觉得他可能有领导才干，就鼓励他申请。短短几年工夫，此人就升任税务局长职务。

通过多年的工作，基金组织认识到需要协调捐助方的援助，以免做出重复努力、延缓进展和不必要地拖长援助期，并认识到政府须全力进行改革。当局应牵头协调外部捐助方、机构和国家政府的技术援助。不过，如果政府请求基金组织帮助协调援助，基金组织应努力予以协助。它在莫桑比克就是这样做的。

尽管于1992年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了持续16年的内战，但在90年代期间，主要由于对会计、预算部门和财政部门的援助涉及多个捐助方，莫桑比克政府在管理公共支出方面遇到困难。财政事务部

的Helio Tollini说，“结果，没有任何核心构想。捐助方各自为政，都想重点协助某一主管部门。若干年后，他们才意识到并无多大作为”。2001年，该国政府和各捐助方要求基金组织协调在改进公共支出管理方面的努力。此后，基金组织与其聘用的驻地顾问一道协助当局建立了符合该国需求的金融管理体系。Tollini说，“尽管实施工作有些拖延，但已取得很大进展”。

独特的经历

在努力重振满目疮痍的一国的经济时，实地工作人员必须机智灵活。工作和生活条件混乱不堪。通讯不便，旅行必须周密计划，且需安全人员陪护。头几批赴阿富汗的代表团成员住在中央银行破烂不堪的大楼里，而赴东帝汶的代表团成员最初就睡在由士兵把守的一座大楼里搭起的帐篷中。2003年12月，在局势急转直下时，基金组织赴利比里亚代表团几位成员不得不紧急撤离。在伊拉克，有人在基金组织的两个代表团附近开枪，一些工作人员在2003年巴格达市联合国办公楼被炸事件中受伤。

但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称，即使有这样的困难和危险，并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气馁和失望，但协助一国重建经济体系的基础是一种独特的经历，能立即看到工作的具体影响。Story说：“我们真能有所作为。尽管遭到挫折和深感失望，但人们真切希望重建工作获得成功”。■

Conny Lotze
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

欲进一步了解情况，请查阅基金组织网址（www.imf.org）上由Jean A.P. Clément编辑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战乱后经济：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获得的经验教训》一书；财政事务部编写的文件《重建战乱后国家的财政体系》以及货币与金融体系部编写的文件《恢复和改革战乱后经济体的银行和支付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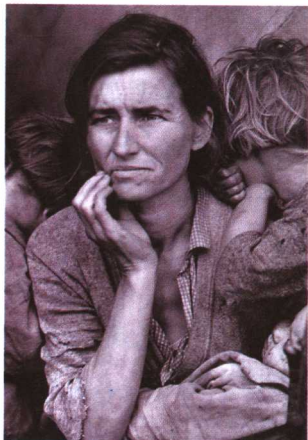
历史回顾

塑造基金组织的10件大事

James Boughton



Bettman/Corbis



Dorothea Lange/Corbis



Archive Photos



Bettman/Corbis



Alain Dejean/Corbis

第

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为建立新的、更加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避免前几十年代价高昂的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基金组织”）

应运而生。60多年来，它不断变化和调整。自成立以来，它就受到历史的影响，并深深印上了时代的经济理念和政治思潮的烙印。

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团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商量成立机构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关系。当时，他们决意防止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覆辙。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有助于恢复经济活动，而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有助于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和多边贸易。对于英国代表团团长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美国代表团团长、基金组织章程主要起草人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来说，设立基金组织的动因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大萧条，而是通过设立这样一个机构，防止重新陷入闭关自守和保护主义，从而促成战后经济增长。

本文回望对基金组织产生最大影响的20世纪一些重要事件，并就历史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得出几点一般结论。



Mark Henley/Panos Pictures



Larry Burrows/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Toru Yamakana/AFP Photo



Choo Youn-Kong/AFP



Jacques Langevin/Corbis

1. 巴黎和会

1918年的巴黎和会的确探讨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4点方案中勾勒的恢复繁荣和世界和平的蓝图。但6个月后，在代表们商定被称为《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时，这一蓝图的关键内容被弃置一旁。十年内，繁荣消逝。又过了十年，和平也不复存在。最著名的败绩是，威尔逊未能说服美国参议院批准美国参加国际联盟。而最灾难性的失败，则可能是没能为世界各大贸易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2. 大萧条

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扩大了凡尔赛的负面后果。随着国际贸易剧减以及国内政策失误，世界各地的产出和价格缩减。大萧条严峻考验着分析家和选民对自由市场效力的信心，加深了人们对公共部门在经济生活中积极发挥作用的信念。因此，从具有实质权力的政府间机构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甚至对国际金融体系必不可少这一假设出发来讨论二战后的框架，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自然。

3.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改革国际体系提供了动力和背景。美国于1941年12月珍珠港遇袭后参战时，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指定怀特负责国际经济和金融政策，并请他制订一项战后改革国际体系的计划。怀特恰好此前草拟了关于国际稳定基金的一份大致计划，所以，他在几个月后就拿出第一稿。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凯恩斯正在起草一项关于国际清算联盟的计划，拟由英国和美国作为“创始国”共同管理该联盟。虽然凯恩斯计划表面上不如怀特计划那样具有多边性，并且，它以英国的透支制度而不是怀特的相当复杂的货币互换建议为基础，但在本质上，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类似。经过随后两年的讨论和谈判，两项计划合二为一，成为基金组织章程的一个草案。

战争的一个主要后果是，美国实际控制了世界经济。于是，基金组织的财务结构以美元，而不是以自创的国际货币为基础。基金组织缺乏中央银行的大多数权力，贷款权力有限。其总部不在伦敦，甚至也不在纽约，而是在美国财政部可以施加强大

影响力的华盛顿。随后三十年，基金组织本质上是以美元为中心的机构，美国提供基金组织可贷资金的大部分，并有效控制了基金组织的大多数贷款决策。

4. 冷战



1944年，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曾力劝苏联加入基金组织，他认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战后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前往布雷顿森林的苏联代表团签署了有待批准的《基金组织协定》，但约瑟夫·斯大林最终拒绝批准该协定。显然，斯大林担心基金组织的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控制，这一担忧并非没有理由。

当紧张局势发展为冷战时，怀特关于各国普遍参与基金组织的设想破灭了。1950年，波兰退出基金组织。4年后，捷克斯洛伐克被迫退出。在1959年掌权后不久，菲德尔·卡斯特罗令古巴退出。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三十多年里，美国政府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基金组织执董会的努力。在苏联或中国影响范围内的其他大多数国家完全置身于外。直到80年代，这种趋势才得以扭转，中国获得了席位，波兰恢复了成员国资格。

冷战对基金组织的明显影响是成员国的这种局限性。借用那时的术语，基金组织包括第一世界的所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但第二世界缺席。基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帮助稳定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俱乐部。

5. 非洲独立



在基金组织最初的40个成员国中，只有3个来自非洲：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其中，一个与中东有着较紧密的联系，还有一个受少数民族控制并且在文化

上与欧洲有着较多的联系。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1957年，情况开始变化，当时新独立的加纳和苏丹成为基金组织成员国。随后申请纷至沓来；到1969年，在基金组织的115个成员国中，44个来自非洲。到1990年，非洲的53个国家全都加入了基金组织。它们占成员国近三分之一，但因一般规模较小并且通常收入较低，其控制的投票权不到9%，并且，仅占有执董会22个席位中的3个席位。

非洲作为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大陆出现，对基金组织的规模和多样性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此需要大幅加强基金组织在借款国的参与和监督。当时，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人均收入很低，属于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目前依然如此。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往往更多的是结构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问题；须改进教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治理，而不是满足融资需要；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经济问题根深蒂固，且旷日持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优惠贷款和广泛的技术专长。因此，基金组织的作用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它与世界银行和其他开发机构的密切协作势在必行。

6. 多个经济中心的崛起



随着世界经济（以及世界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恢复，美国的经济霸权渐趋式微。首先从废墟中复苏的是西欧。在国内努力、（来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世界银行和后来基金组织的）国际支持以及体现了本地多边主义的共同市场和欧洲支付联盟的共同作用下，50年代后期欧洲大部分地区迅速增长，在多边贸易和货币兑换领域日益开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52年加入基金组织并迅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亚洲接踵而至。日本也于1952年加入基金组织，到60年代，日本已快与美国和德国并驾齐驱，即将步

入一流经济强国的行列。随后，在70年代，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其他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势力跃升。在30年里，美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22%降到12%，占官方国际储备的比重下降得甚至更多，从1948年的54%降到1978年的12%。

随着经济和金融力量变得更加分散，越来越多的货币在经常账户甚至资本交易中完全可以兑换。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不一，并实行了不同的金融政策。固定汇率以及黄金和美元有限供给所面临的压力越发频仍，且日益加剧。1969年基金组织做出反应，修订了《协定》，并创造特别提款权以补充现有储备资产，但这一举措过于有限，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未能化解各种压力。结果，甚至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最初的汇率固定但可调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无法维继。

7. 越战



除了对越南成员国资格的直接影响外，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越战本不会对基金组织产生大幅影响。在1975年4月南越政府即将倒台时，南越官员不顾一切地试图从基金组织借到尽可能多的资金。基金组织拒绝了其要求，几个月后，基金组织承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继任政府。

然而，越战对美国经济及其对外支付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外军事开支上升，加上根据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国内支出大幅增加，逐渐加剧了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元币值的高估。在一系列震荡下，该制度于1968-1973年间崩溃。由于美元不再可以兑换成黄金，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再能发挥核心职能，甚至不能发挥有用的职能。越战决不是这一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肯定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8. 金融市场全球化



在基金组织成立时，私人部门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重要性有限。贸易流动主要由贸易信贷融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跨境证券流动虽是投资资本的潜在来源，但同样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50年代，欧洲国家逐渐恢复可兑换性，资本流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开始增加。后来，随着欧洲美元和其他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70年代资本流动的范围和重要性首次大幅增加。70年代石油输出国积累了“石油美元”，且这些资产通过大型国际银行再循环到输入石油的主权借款人，起了进一步推动作用。到90年代，跨境流动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工业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重要的融资来源，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得十分复杂，人们不再能够衡量这些市场的规模，更不要说控制了。

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影响是，对于许多潜在借款者来说，基金组织的融资量降到次要地位。在基金组织成立初期，在国际收支中面临融资缺口的国家往往只能通过向基金组织借款来弥补缺口。到80年代，它们的目标则往往是从基金组织借入较少资金用以支持商定的政策改革方案并由此希望说服其他债权人相信该国的良好前景，从而“催化”其他资本流入。关键是改革的质量，而不是资金的数量。因此，全球化根本改变了基金组织与借款成员国以及基金组织与其他官方和私人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影响是削弱了基金组织的会员制“信用社”特征，因为到80年代，较发达的经济体能够通过私人流动为其对外支付融资，而不需从基金组织借款。基金组织的多数成员国分为长期的债权国和长期的债务国。

金融全球化的第三个影响是，设有新兴金融市场的国家依赖私人资本流入，而一旦全球或本地区

经济状况恶化，私人资本流入就会出现大幅波动，所以难以依靠。在90年代后半期，随着私人资本流入急剧逆转，有几个中等收入国家（墨西哥于1995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于1997年；俄罗斯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向基金组织求助，其资金协助请求的规模远远超过基金组织此前提提供的援助水平。

9. 国际债务危机



1982年8月，国际债务市场状况历经两年的逐渐恶化后，急转直下，陷入了重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1981年和1982年上半年，匈牙利、摩洛哥、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遭其银行债权人抛弃。当银行突然从墨西哥撤出时，触发了一场系统性危机。几个月后，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也纷纷陷入困境，危机继续扩散。直到1990年，当世界利率平稳下来，债务最沉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债务由布雷迪债券取代时，危机才结束。债务危机深刻改变了基金组织，把它推向国际危机管理者的角色。在90年代期间爆发上文所述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时，基金组织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并被迫寻找新的办法，以处理有关国家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以及随着危机在世界各地扩散而产生的更迅速和更广泛蔓延的问题。

10. 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



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使基金组织终于能够成为一个几乎全球性的机构。在3年里，成员国从152个增加到172个，这是60年代非洲成员国涌入以来最快的增速（基金组织目前有184个成员国）。许多新成员国需要从基金组织借款，它们几乎全都需要技术援助和定期磋商。结果，在6年里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的规模增加了将近30%，执董会从22个席位扩大到24个席位，增设了俄罗斯和瑞士的执董席位，一些现有执董的选区增加了几个国家。

结论

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60年期间，世界经济和基金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基金组织大量贷款变为受危机驱动，为此基金组织相应加强了对危机防范和解决的参与。基金组织一半以上的成员国仍稳居债权国或债务国行列，变换行列的可能性不大，许多国家往往自视为债权国集团或债务国集团的成员，而不是全球社会的成员。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也大幅增加，更加多样化，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已加入，所以，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责任相应增加。基金组织参与成员国（特别是借款国）决策的广度大幅扩大。

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这些变化推动了基金组织的演变并使这种演化势在必行。如果这里记载的事件没有对基金组织产生这些影响，基金组织早就会被边缘化，甚至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基金组织面临的挑战一直是坚持其关键核心（即原有的促进有序的调整和全球金融稳定这一狭窄使命），同时调整其业务活动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理念。为了应付这项挑战，基金组织利用2004年庆祝布雷顿森林会议60周年的契机，发起了战略审查，力求使基金组织能灵活应付今后几十年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变化。

凯恩斯和怀特创建基金组织的起因是，他们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官方机构来促进多边合作以替代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并弥补私人市场的固有局限。虽然世界和基金组织已发生变化，但这些目标仍是基金组织作用的理论基础之核心。■

James Boughton是基金组织政策制定与检查部的助理主任和基金组织官方历史学家。

为全球号脉

过

过去一年间，在全球经济环境较为有利的背景下，基金组织继续加强其业务活动的有效性，更好地确定了其优先事项，以满足各成员国不断变化的需求。其中，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发起了对基金组织战略方向的审查工作，以探讨各项有关问题以及对基金组织工作的影响，如全球资金流动、地区一体化、减贫努力和基金组织自身的治理等。

200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略高于5%，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2005年有所放缓，接近4¼左右的趋势增长率。总体上，通货膨胀仍和缓，而且显然未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但过去一年也并非一帆风顺：油价飙升，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全球收支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基金组织的许多成员国继续受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困扰。

监督。基金组织在审查成员国经济政策中，继续加强其监督活动。根据2004年期间进行的两年一次的审查后提出的各项建议，基金组织努力强化其分析和咨询重点，其中包括深化对汇率和金融部门问题的论述，并更好地将债务可持续性、资产负债表脆弱性以及地区和全球外溢效应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它还寻求改进与成员国的政策对话，更有效地与公众交流，并更系统地评估监督的有效性。

贷款。基金组织在就对成员国政策规划提供资金支持的条件进行的一项审查中，透彻审视了规划设计和2002年《贷款条件准则》的遵循情况。审查结果表明，需要在以下五个广泛领域继续开展规划设计工作：资本流动和资本账户危机，包括金融部门的作用；低收入国家问题；增长与结构改革；财



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左）在走访印度一处艾滋病毒防治中心期间听当地工作人员介绍情况。

政问题；以及预防性安排。

为确保灵活满足低收入国家的需求，基金组织继续加强获得其减贫与增长贷款支持的各项规划的设计，协助改进减贫战略进程，并加强与低收入国家协作的工具。它正建立对愿与基金组织开展密切政策对话、但并不想或不需要基金组织资助的低收入国家的监督安排。基金组织还正继续努力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协助其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并正着手落实八国集团提出的关于免除重债穷国欠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所有未偿债务的建议。

技术援助。技术援助仍是对基金组织政策建议的关键补充，通过协助开展机构建设活动等，促进成员国实行更好的政策和治理措施。基金组织努力重视进一步从中期角度对待技术援助战略和重点，加强对结果的评估，增强国家的掌控感，提高各地区援助中心的有效性。■

欲进一步了解情况，请见2005年9月公布的《基金组织2005年年报》以及基金组织网站www.imf.org上公布的信息。

管理基金组织

基

金组织虽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并参加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但它独立运作，有着自己的章程、

治理结构、规定和资金来源。

基金组织目前有184个成员国，比联合国少7个。这7个国家是：古巴、朝鲜和5个很小的国家（欧洲的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和摩纳哥以及太平洋岛国瑙鲁和图瓦卢）。古巴是基金组织最初的成员国，但于1964年退出；其他6个国家都没有申请加入。要成为一个成员国，一国必须提出申请并随后得到大多数现有成员国的接受。

对基金组织进行政治监督主要是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责任，该委员会的24位成员是在执董会派有代表的那些国家和选区的财政部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见第33页的组织结构图）。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并就主要政策方向对基金组织提供咨询。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也是理事会的成员，每个成员国在理事会都有一位理事。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并就主要机构决策（例如，是否增加基金组织的资金或是否接纳新成员国）投票。与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一样，发展委员会也有24位部长级成员，它就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向基金组织理事会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提供咨询。发展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基金组织的负责人是总裁，由执董会（总裁担任执董会主席）遴选，任期5年。总裁一直都是欧

洲人。执董会制定政策并负责大多数决策，由24位执董组成。在基金组织的份额最大的5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任命执董。另有3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有足够的份额选举自己的执董。其他176个国家分为16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位执董。选区由利益相似并通常来自相同地区的国家组成，例如，非洲法语国家（见第14页表格）。

基金组织有来自140多个国家的大约2700名工作人员，他们大多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基金组织总部工作。少数工作人员在全球各地的地区或当地办事处工作。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主要按负有地区、职能、信息与联络以及辅助职责的各个部门进行组织（见第33页组织结构图）。这些部门由主任领导，主任向总裁汇报。工作人员跟踪世界各地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分析经济发展情况和政策，这种分析构成基金组织政策建议和贷款业务工作的基础。

基金组织从哪里得到资金？

基金组织是一个金融合作机构，在某些方面类似信用社。在加入时，每个成员国存入一笔认缴款，称其为“份额”。一国的份额主要由其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地位决定，并考虑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经常账户交易和官方储备的规模。份额决定成员国向基金组织认缴的股本金以及它们可以借款的限额。份额还帮助决定成员国的投票权。

基金组织成员国认缴的股本金汇合成一个资金库，基金组织用它向遇到金融困难的国家提供暂时帮助。这些资金使基金组织可以提供国际收支融资以支持成员国实行经济调整 and 改革规划。

基金组织执董会按不超过5年的固定时间间隔检查成员国的份额，并根据全球经济发展情况和成员国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决定是否向理事会建议调整其份额。基金组织正进行第十三次份额总检查，这次总检查必须在2008年1月完成。

各国以储备资产支付其认缴份额的25%，储备资产定义为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见第33页）或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日元或英镑）；如需要，基金组织可以要求成员国提供可用

其本币支付的剩余部分以供贷款使用。份额不仅决定一国的认缴款，而且决定它可以从基金组织得到的融资数额以及它在特别提款权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基金组织的全部份额为2130亿特别提款权（约3100亿美元）。每个国家的投票权为其“基本投票权”和以份额为基础的投票权之和。基金组织每个成员国都有250张基本票（《协定》规定所有国家相同），每10万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再加一票。

如有必要，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借款补充其份额

资金。基金组织具有在必要时向成员国借款的两套常备安排，以便应付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任何威胁。在这两项安排下，基金组织总共可以借入不超过340亿特别提款权（约490亿美元）。

对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和债务减免来自基金组织管理的信托基金。

基金组织的费用来源

基金组织的年度开支主要由年度利息收入与年度利息支付之间的差额供资。2005财年，从借款国收到的利息和收费以及其他收入总计34亿美元，而对成员国认缴份额中用于基金组织业务的部分支付的利息和其他经营支出为15亿美元。行政开支（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养老金、差旅以及办公用品）总计10亿美元。剩余部分加入可用于向成员国贷款的基金组织普通资金。 ■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区别何在？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人们构想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帮助建立更加稳定和繁荣的全球经济的机构。虽然这些目标仍是两机构的核心，但它们的使命和职能不同，其工作根据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挑战而逐渐演化。

基金组织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并向成员国提供政策建议、临时贷款和技术援助，从而使成员国能够建立和保持金融稳定和对外可行性并建立和保持强劲的经济。基金组织提供贷款支持旨在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即一国无法以能够负担的条件获得充分的融资来弥补净国际支付的情况）的政策规划。基金组织的一些贷款期限较短（为期大约一年，3-5年内偿还），并由成员国提供的份额缴款提供资金。基金组织的其他贷款期限较长（不超过3年，7-10年内偿还），包括在补贴基础上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的优惠贷款，这些补贴由基金组织过去的黄金出售收入和成员国的捐款提供资金。在低收入国家的工作中，基金组织主要侧重于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怎样才能有助于减贫这一核心目标。基金组织的大多数专业工作人员是经济学家。

世界银行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包括帮助各国改革特定部门或实施具体项目，例如，修建学校和医疗中心、提供水和电、防治疾病和保护环境），促进长期经济发展和减贫。世界银行的援助一般是长期的，由成员国缴款和发行债券融资。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相比，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技能包括更广泛的学科。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多个领域进行协作，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减贫、向最贫困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协调各个规划以帮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见第29页）以及评估各国的金融部门方面。两机构每年举行两次联合会议。

各国在基金组织执董会的代表和投票权 (2005年7月15日)

执董会由24位执董组成, 他们代表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每位执董的名字以黑体字显示, 副执董的名字以斜体字表示。括号中为每个国家的投票权。每个选区的总票数和投票权列于国名清单之下。由于四舍五入, 各细项相加可能与总数不符。

NANCY P. JACKLIN <i>Meg Lundsager</i> 美国 371,743票 (17.08%)	希腊 (0.39%) 意大利 (3.25%) 马耳他 (0.06%) 葡萄牙 (0.41%) 圣马力诺 (0.02%) 东帝汶 (0.02%) 90,968票 (4.18%)	SULAIMAN M. AL-TURKI <i>Abdallah S. Alazzaz</i> 沙特阿拉伯 70,105票 (3.22%)	加纳 (0.1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70%) 摩洛哥 (0.28%) 巴基斯坦 (0.49%) 突尼斯 (0.14%) 53,662票 (2.47%)
SHIGEO KASHIWAGI <i>Michio Kitahara</i> 日本 133,378票 (6.13%)	KEVIN G. LYNCH (加拿大) <i>Peter Charleton</i> (爱尔兰)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2%) 巴哈马 (0.07%) 巴巴多斯 (0.04%) 伯利兹 (0.02%) 加拿大 (2.94%) 多米尼克 (0.02%) 格林那达 (0.02%) 爱尔兰 (0.40%) 牙买加 (0.14%) 圣基斯和尼维斯 (0.02%) 圣卢西亚 (0.02%) 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 (0.02%) 80,636票 (3.71%)	HOOI ENG PHANG (马来西亚) <i>Made Sukada</i> (印度尼西亚) 文莱达鲁萨兰国 (0.11%) 柬埔寨 (0.05%) 斐济 (0.04%) 印度尼西亚 (0.97%) 老挝 (0.04%) 马来西亚 (0.69%) 缅甸 (0.13%) 尼泊尔 (0.04%) 新加坡 (0.41%) 泰国 (0.51%) 汤加 (0.01%) 越南 (0.16%) 69,019票 (3.17%)	EDUARDO LYO (巴西) <i>Roberto Steiner</i> (哥伦比亚) 巴西 (1.41%) 哥伦比亚 (0.37%) 多米尼加共和国 (0.11%) 厄瓜多尔 (0.15%) 圭亚那 (0.05%) 海地 (0.05%) 巴拿马 (0.11%) 苏里南 (0.0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17%) 53,634票 (2.46%)
PIERRE DUQUESNE <i>Olivier Cuny</i> 法国 107,635票 (4.95%)	JON A. SOLHEIM (挪威) <i>David Farelius</i> (瑞典) 丹麦 (0.77%) 爱沙尼亚 (0.04%) 芬兰 (0.59%) 冰岛 (0.07%) 拉脱维亚 (0.07%) 立陶宛 (0.08%) 挪威 (0.78%) 瑞典 (1.11%) 76,276票 (3.51%)	PETER J. NGUMBULLU (坦桑尼亚) <i>Peter Gakuru</i> (肯尼亚) 安哥拉 (0.14%) 博茨瓦纳 (0.04%) 布隆迪 (0.05%) 厄立特里亚 (0.02%) 埃塞俄比亚 (0.07%) 冈比亚 (0.03%) 肯尼亚 (0.14%) 莱索托 (0.03%) 马拉维 (0.04%) 莫桑比克 (0.06%) 纳米比亚 (0.07%) 尼日利亚 (0.82%) 塞拉利昂 (0.06%) 南非 (0.87%) 苏丹 (0.09%) 斯威士兰 (0.03%) 坦桑尼亚 (0.10%) 乌干达 (0.09%) 赞比亚 (0.24%) 65,221票 (3.00%)	B.P. MISRA (印度) <i>Amal Uthum Herat</i> (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0.26%) 不丹 (0.01%) 印度 (1.92%) 斯里兰卡 (0.20%) 52,112票 (2.39%)
TOM SCHOLAR <i>Andrew Hauser</i> 英国 107,635票 (4.95%)	JONG NAM OH (韩国) <i>Richard Murray</i>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1.50%) 基里巴斯 (0.01%) 韩国 (0.76%) 马绍尔群岛 (0.01%)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01%) 蒙古 (0.03%) 新西兰 (0.42%) 帕劳 (0.01%)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7%) 菲律宾 (0.42%) 萨摩亚 (0.02%) 塞舌尔 (0.02%) 所罗门群岛 (0.02%) 瓦努阿图 (0.02%) 72,423票 (3.33%)	WILLY KIEKENS (比利时) <i>Johann Prader</i> (奥地利) 奥地利 (0.87%) 白俄罗斯 (0.19%) 比利时 (2.13%) 捷克共和国 (0.39%) 匈牙利 (0.49%) 哈萨克斯坦 (0.18%) 卢森堡 (0.14%) 斯洛伐克共和国 (0.18%) 斯洛文尼亚 (0.12%) 土耳其 (0.45%) 111,696票 (5.13%)	HECTOR R. TORRES (阿根廷) <i>Javier Silva-Ruete</i> (秘鲁) 阿根廷 (0.98%) 玻利维亚 (0.09%) 智利 (0.40%) 巴拉圭 (0.06%) 秘鲁 (0.30%) 乌拉圭 (0.15%) 43,395票 (1.99%)
WILLY KIEKENS (比利时) <i>Johann Prader</i> (奥地利) 奥地利 (0.87%) 白俄罗斯 (0.19%) 比利时 (2.13%) 捷克共和国 (0.39%) 匈牙利 (0.49%) 哈萨克斯坦 (0.18%) 卢森堡 (0.14%) 斯洛伐克共和国 (0.18%) 斯洛文尼亚 (0.12%) 土耳其 (0.45%) 111,696票 (5.13%)	DAMIAN ONDO MAÑE (赤道几内亚) <i>Laurean W. Rutayisire</i> (卢旺达) 贝宁 (0.04%) 布基纳法索 (0.04%) 喀麦隆 (0.10%) 佛得角 (0.02%) 中非共和国 (0.04%) 乍得 (0.04%) 科摩罗 (0.02%) 刚果民主共和国 (0.26%) 刚果共和国 (0.05%) 科特迪瓦 (0.16%) 占布提 (0.02%) 赤道几内亚 (0.03%) 加蓬 (0.08%) 几内亚 (0.06%) 几内亚比绍 (0.02%) 马达加斯加 (0.07%) 马里 (0.05%) 毛里塔尼亚 (0.04%) 毛里求斯 (0.06%) 尼日尔 (0.04%) 卢旺达 (0.0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1%) 塞内加尔 (0.09%) 多哥 (0.05%) 30,749票 (1.41%)	YURIY G. YASHUKA (乌克兰) 亚美尼亚 (0.0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9%) 保加利亚 (0.31%) 克罗地亚 (0.18%) 塞浦路斯 (0.08%) 格鲁吉亚 (0.08%) 以色列 (0.44%)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0.04%) 摩尔多瓦 (0.07%) 荷兰 (2.38%) 罗马尼亚 (0.48%) 乌克兰 (0.64%) 105,412票 (4.84%)	Fritz ZURBRÜGG (瑞士) <i>Andrzej Raczko</i> (波兰) 阿塞拜疆 (0.09%) 吉尔吉斯共和国 (0.05%) 波兰 (0.64%) 塞尔维亚和黑山 (0.23%) 瑞士 (1.60%) 塔吉克斯坦 (0.05%) 土库曼斯坦 (0.05%) 乌兹别克斯坦 (0.14%) 61,827票 (2.84%)
MOISÉS J. SCHWARTZ (墨西哥) <i>Mary Dager</i> (委内瑞拉) 哥斯达黎加 (0.09%) 萨尔瓦多 (0.09%) 危地马拉 (0.11%) 洪都拉斯 (0.07%) 墨西哥 (1.20%) 尼加拉瓜 (0.07%) 西班牙 (1.4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23%) 92,989票 (4.27%)	A. SHAKOUR SHAALAN (埃及) <i>Oussama T. Kanaan</i> (约旦) 巴林 (0.07%) 埃及 (0.45%) 伊拉克 (0.56%) 约旦 (0.09%) 科威特 (0.65%) 黎巴嫩 (0.10%) 利比亚 (0.53%) 马尔代夫 (0.02%) 阿曼 (0.10%) 卡塔尔 (0.1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29%) 也门共和国 (0.12%) 70,852票 (3.26%)	王小平 葛华勇 中国 63,942票 (2.94%)	FRITZ ZURBRÜGG (瑞士) <i>Andrzej Raczko</i> (波兰) 阿塞拜疆 (0.09%) 吉尔吉斯共和国 (0.05%) 波兰 (0.64%) 塞尔维亚和黑山 (0.23%) 瑞士 (1.60%) 塔吉克斯坦 (0.05%) 土库曼斯坦 (0.05%) 乌兹别克斯坦 (0.14%) 61,827票 (2.84%)
PIER CARLO PADOAN (意大利) <i>Miranda Xafa</i> (希腊) 阿尔巴尼亚 (0.03%)	ABBAS MIRAKHOR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i>Mohammed Dairi</i> (摩洛哥) 阿富汗伊斯兰国 (0.09%) 阿尔及利亚 (0.59%)	ALEKSEI V. MOZHIN <i>Andrei Lushin</i> 俄罗斯联邦 59,704票 (2.74%)	

1. 不包括利比里亚、索马里和津巴布韦的票数: 由于对基金组织的长期拖欠, 暂停了这些国家的代表权。

促进健康的经济

基

金组织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国际货币合作，促进成员国和全球的经济和

金融稳定，以此作为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基础。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生活水平和减轻贫困至关重要。促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经济金融危机，因为经济金融危机可能破坏就业、降低收入并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困苦。但是，促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还包括，避免经济活动大起大落、高通货膨胀以及汇率和金融市场过度波动的问题。任何此类不稳定都可能增加不确定性，阻碍投资，妨碍经济增长，降低生活水平。

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市的呼叫中心。

Shawn Cusco/Reuters